



热闹的漫画

合肥漫画人

悠久的起源 黯淡的现状

——闲话中国传统漫画

以简练的手法直接表露事物本质、特征的绘画。它不受时间、空间等条件的限制，习惯采用夸张、比喻、象征等表现手法和形式。有较强的讽刺、歌颂、抒情、娱乐等方面的功能，并善于表达作者对世事人情的看法，尤以讽刺与幽默见长。

这就是《中国大百科全书·美术》对漫画的定义。

时至今日，越来越多的人喜欢漫画，但这里所说的是动漫，非中国式的漫画。

在合肥，传统漫画也是个落寞的群体。人们最熟悉的，莫过于年过七旬的著名漫画家吕士民。而喜欢上微博的人，也会发现，这个群体里悄然多了一位年轻的漫画家：榆木先生。

这一老一少，一个是权威泰斗，一个是初起新秀，他们的经历和现状，也是合肥漫画界的真实写照。

张亚琴 文/图

起源于《本草纲目》的词语

“漫画”一词本来自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集解，指一种鸟类的别名，与今天的漫画无甚瓜葛。

1771年，日本的铃木焕乡因欣赏“漫画鸟”的品格，遂以“漫画鸟”自喻，出版《漫画随笔》；40年后的浮世绘大师葛饰北斋也出版了《北斋漫画》。

但这时的“漫画”仍作形容词运用，未被特指为绘画形式的漫画。在后来的一百多年中，几经沿用，终于至1902年，“漫画”的称法才在日本正式出现。

1904年3月17日，上海的《警钟日

报》以“时事漫画”的栏目刊出漫画，这是“漫画”的名称第一次在中国报刊上出现。可惜这次出现只是昙花一现，其后二十余年都再不用“漫画”的称法。

直到1925年，《文学周报》在丰子恺的画下方注明“漫画”二字，这一称法才得以重见天日。接着，《子恺漫画》于1926年出版，两年后上海漫画会编辑的《上海漫画》周刊也正式出版。从此，“漫画”这一画种的名称终得到统一，并很快在社会上普及，沿用至今。

五四时期的自绘漫画传单

五四运动涌现许多很有影响力的漫画家，群众自发绘制的漫画传单也是五四时期漫画的一种特殊形式，更是反帝反封建运动中有力的武器，将革命运动的点滴以及人们的所思所想形象地表达出来。

1919年6月出版的《上海罢市实录》一书中收有一幅漫画传单，图中描绘了两个凶神恶煞的持枪军警押着一位被捕的示威游行，被捕者虽戴着手铐脚镣，但仍然大义凛然，昂首高呼口号，毫不屈服。画中的题词写道：“你看他铁索郎当

为的什么？为的是救他的国。他的国家，岂不是我们的国家么？他肯为国受苦，我们应如何？”慷慨激昂的文字与画面配合起来，给人极大的鼓动，煽动力极强。

这一批漫画传单的作者虽然不为人知，而且作品本身也很难通过印刷或出版保存下来，但它们无疑是构成中国漫画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

从那时起，传统的中国式漫画迎来了它的春天。

江淮漫画界的黯淡现状

然而从巅峰到落魄，传统漫画一路走来并不长。

在合肥，漫画的命运也不例外。

安徽漫画艺术委员会是个民间艺术团体，已有30多年的历史。作为名誉会长，吕士民十分了解目前整个安徽漫画界的真实情况。

“大概成员有30多人，都是业余从事漫画创作的，包括我在内。现在创作的状态不乐观，而且据我所知，有一部分成员都停笔了。因为动漫作品的冲击，使传统漫画的用途越来越少。”吕士民坦言。

说起改行的原因，吕士民十分清楚：一是市场需求量小；二是作品价格远不及其他画种。他有个朋友，放弃漫画，改画梅花，只用了10余年的时间便成江苏有名的“梅王”，作品价格高达一万元一平方尺。而另一位20年前改行写书法的朋友，

现居北京，书法作品甚至高达二十余万。

吕士民说，这一幅梅花或书法作品，是很多漫画家多少幅作品也换不到的。

参加过几届安徽动漫大赛的总评委，每次看到那些从电脑上制作的动漫作品时，吕士民心里总有些难过：“这些非手绘的作品，完全用不到笔和墨，长久以往，连中国画都会失传的。”

基于此，吕士民收了几名有志于此的学生。“2个是美术院校的、1个从事玉雕、还有1个是写书法的。他们都十分热爱传统漫画，目前来看手法还可以，但题材方面捕捉的不太好。”

说起合肥漫画的现状，榆木先生也有同感：“首先安徽漫画人的创新能力有限，其次是职业漫画家少，因为漫画家的收入水平相对低的多，因此大多数的漫画家都是业余的。”



吕士民

榆木先生



榆木先生作品

